

《苦尽甘来遇见你》： 苦难、韧性与情感的符号叙事

马懂瑞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苦尽甘来遇见你》是一部极具情感张力的影视作品，通过符号叙事展现了人物在苦难与困境中的韧性成长与情感体验。该剧以海与海女、暴风雨与糖果等符号构建深刻的苦难叙事，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同时，鱼和渔船、掀桌、诗等符号展现个体在逆境中的韧性与生命力，表现出善良与勇气的交织。此外，悲感、爱与恩感等情感符号反映了人类对存在意义和幸福的追求。总之，剧中的符号承载着对人性、命运与情感的深刻意蕴。

关键词：苦尽甘来遇见你；苦难叙事；韧性生长；情感符号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53(2025)03-0061-07

“电视剧以艺术符号为载体，借助艺术符号表现、展示、象征、暗示、隐喻它们，让人们对本来无法感知的内心生活进行观照和体验。”^[1]《苦尽甘来遇见你》(以下简称《苦尽甘来》)便是一部通过符号叙事传递深刻意蕴的佳作。该剧由 Netflix 制作，以 20 世纪后半叶的韩国济州岛为背景，讲述了吴爱纯一家在苦难与温情交织的岁月中的生命历程。自播出以来，该剧席卷全球，截至 2025 年 4 月，已在中国豆瓣平台上获得超过 20 万人标记观看并打出 9.5 的高分。当济州岛的海风携带着油菜花田的灿烂进入观众视野，一幅跨越时空的情感长卷随之缓缓展开。本文旨在从符号叙事的角度出发，分析《苦尽甘来》如何通过象征性符号构建苦难、韧性与情感，进而探讨这些元素在审美和情感表达中的独特意义，揭示该剧如何展现人物在困境中的成长与超越，以及对存在和幸福的深刻反思。

一、苦难叙事：现实与理想的冲突

“苦难具有深刻的精神向度和人生质感，表现生命的本质，产生出艺术美感，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因此，文学产生了不思量自难忘的苦难情结。”^[2]在《苦尽甘来》中，苦难不仅作为叙事的核

心要素，更通过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深刻揭示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导演金元锡以济州岛的自然景观为依托，将人物的情感世界与外部环境紧密交织，使苦难叙事超越个体经验，升华为对社会历史与底层群体命运的深刻反思。

(一) 海与海女：困守的一生

在《苦尽甘来》中，济州岛的自然风光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更承载了象征意义，成为人物情感与命运的隐喻。油菜花田的金黄象征着在贫穷与艰辛中孕育的坚韧与希望，而辽阔的海岸线则隐喻了社会阶层固化与命运的不可逾越。《说文解字·水部》：“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3]229}对于中国内陆的古人来说海是遥远的存在，而对于济州岛的人们，海是再也熟悉不过的地方。海，作为光礼人生旅程的起点，不仅是她生存的场域，更预示了她一生被困于此的宿命。济州岛四面环海，浩渺无垠的大海既充满神秘，又暗藏危险。由于缺乏其他谋生途径，许多当地女性被迫成为海女，通过潜入深海捕捞海鲜维系生计。作为海女群体中的普通一员，光礼每日需多次潜入深海，其职业的艰辛与危险性不言而喻。海，或许在诗人的眼里代

收稿日期：2025-04-14

作者简介：马懂瑞(2000-)，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表“春暖花开”,但是对于海女来说深不可测的海域象征着未知与恐惧,而她粗糙褶皱的皮肤和院中滴水的潜水服,则无声地诉说着海女被困于苦难人生的现实。光礼最终因为长期潜水导致肺部疾病,在二十多岁的年纪英年早逝,这一悲剧结局进一步凸显了海女生命的短暂与脆弱。

与此同时,剧中巧妙嵌入了韩国现代史的宏观背景,尽管并未过多渲染,而是通过墙面标语、报纸头条和电视新闻等符号化元素,点缀出历史变迁对普通人命运的无情挤压。这些历史性片段虽稍纵即逝,却深刻揭示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助。《苦尽甘来》并未将历史作为单纯的背景板,而是将济州岛海女的生存困境与韩国民主化进程交织融合,赋予苦难叙事多层次的文化内涵。例如,爱纯参与渔业会长选举的情节,与韩国总统选举的政治节点暗合,折射出女性抗争与国家觉醒的共振;奥运会期间,海女的摊位因“影响国家形象”而面临清理,则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底层群体的边缘化处境。济州岛海女群体由此成为那个时代苦难的缩影,她们的命运不仅是个体的悲歌,更映照出历史进程中社会变迁的深远影响。

从更广义的视角看,苦难在剧中作为社会经验的象征,深刻揭示了现实的残酷与理想追求之间的冲突。海女们在深海中挣扎求生,体现了对生存的执着与无奈,而她们的坚韧与希望则寄托了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既是个体的抗争,亦是底层群体试图突破阶层桎梏的集体寓言。这种个体与集体的双重叙事,不仅折射出韩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复杂图景,更赋予了苦难叙事独特的审美深度与文化意义。

(二)暴风雨与糖果:残酷的印记

在《苦尽甘来》中,暴风雨与糖果作为核心的视觉与叙事符号,不仅塑造了剧集的情感氛围,更深刻地揭示了苦难在个体心灵上留下的残酷印记。暴风雨象征着命运的无常与生活的动荡,糖果则承载了爱纯对逝去亲人的追忆与愧疚。两者交织构成了一种双重隐喻,凸显了现实残酷性对人物内心的深层影响。

雨,在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比如老舍笔下的“祥子”在雨里挣命,“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全身没有一点干松地方;隔着草帽,他的头发已经全湿。地上的水过了脚面,已经很难迈步;上面的雨直砸着他的头与背,横扫着他的脸,裹着他的裆。他不能抬头,不能睁眼,不能呼吸,不能迈步。……想

跑,水裹住他的腿。他就那么半死半活的,低着头一步一步的往前曳。坐车的仿佛死在了车上,一声不出的任着车夫在水里挣命。……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4]¹⁶⁸⁻¹⁷⁰不同的是,文学艺术是以文字语言的组合为自己的媒介,影视艺术则是影像组合而成的镜头语言作为自己的媒介的。暴风雨在剧中反复出现,与爱纯的苦难经历紧密相连,强化了人物与命运之间的视觉与情感关联。雨天常被赋予悲伤的象征意义,而暴风雨则进一步打破安全感,营造出不安与动荡的氛围。其首次作为关键场景出现于爱纯与宽植命运的转折时刻:因为私奔爱纯被学校开除,家庭与社会压力接连袭来——继父再婚,叔叔家经济拮据,没有爱纯的容身之地。宽植家人则希望他重新寻找更好的妻子并送他赴首尔深造。在暴雨倾盆中,爱纯在婚纱店受到富人船长的贬低,毅然奔向海边,声嘶力竭地呼唤宽植。在一声声绝望的呐喊中,宽植跳船游回岸边,两人相拥于风雨之中。这一幕不仅展现了爱纯对爱情的坚持,更通过暴雨的洗礼,象征着她对过往苦难的宣泄。爱纯的海女阿姨们将他们比作“牛郎织女”,赋予其浪漫而悲壮的色彩,暴风雨在此成为情感高潮的催化剂。

更具代表性的暴雨场景是“台风丧子”情节。爱纯因大女儿金明受伤离家寻找,幼子铜明与银明也外出寻亲,最终铜明在台风与暴雨中丧生。在这一幕中导演利用推镜头调动起观众对叙述中人物或事件的情绪,逐渐引起关注。海浪不断拍击礁石,台风呼啸着,导演通过暴雨与泪水的特写镜头,具象化了爱纯与宽植的绝望与无助。刚开始只能听到爱纯的低喃,镜头不断在周围人的表情和爱纯与铜明的身上来回切换,像是在不断陈述一个事实,铜明永远离开了。“在影视作品中,对运动镜头的不同运用可以表现出人物不同的情绪状态,不同的运动方式会引起感情上的变化,可谓情随意转。”^[5]随着宽植来到现场,当身后的海浪高高冲起,宽植跪在了地上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这一幕的镜头,只有他们三人,耳边传来金明的旁白“那天他们的世界,头一次瓦解,他们的钢铁心崩溃了。”相较于传统年代剧的煽情配乐与线性叙事,剧中采用雨声与海浪声伴随的长镜头,记录下爱纯在泥泞中抱着铜明的画面,情感的深刻性通过沉默与细节得以展现。这种处理方式,不仅突显了人物在苦难

面前的坚韧与内心的崩塌，也契合现代观众对情感真实性的期待，使苦难的印记更加深沉。

糖果作为剧中的关键符号，承载了爱纯对铜明的爱与无尽愧疚，成为其内心创伤的具象化体现。铜明生前因打翻糖果罐受到爱纯的责备，而爱纯因担忧大女儿未能回应铜明的拥抱，这一幕成为她终生悔恨的根源。正如《电影符号学教程》中指出：“在有些物像符号中，对其意义指涉起主要作用的不是符号载体所依据的原始媒介，而是这个物像符号在电影叙述结构中的位置。”^{[6]60} 糖果在此超越其物质属性，成为连接爱纯现实与回忆、爱与愧疚的象征。糖果在叙事中多次出现，进一步强化其象征功能。搬家时，爱纯在窗前放置糖果，寄望铜明“找到回家的路”；祭奠铜明时，她携带各式糖果。这些行为既表达了对逝者的思念，也揭示了爱纯内心的愧疚与自我救赎的渴望。作为“象征符号”，糖果连接回忆与现实，成为双线叙事的转换点；作为“指称符号”，它暗示着爱纯对铜明的爱与未能及时表达的悔恨。其多重意义通过与其他影像符号的关联得以实现，深化了苦难叙事的层次感与情感深度。

二、韧性生长：善良与勇气的交织

赵毅衡教授指出，“符号传达的理想过程是：符号信息的发出者，依照符码对符号信息进行“编码”（encoding），意义被编织入符号文本；符号信息的接收者对符号信息进行“解码”（decoding），信息就转换回意义。”^{[7]219}《苦尽甘来》作为符号文本的发出者，通过“鱼和渔船、掀桌、诗”完成韧性生长的符号叙事编码；观众作为接收者，则在多模态文本的互动中实现意义解码，最终达成情感共鸣的接受美学效果。

（一）鱼和渔船：代际亲情的承载

在《苦尽甘来》中，鱼与渔船超越了济州岛居民生存的物质依托，成为代际亲情与韧性生长的象征性符号，承载着亲人间的情感交流与生活重塑。

鱼在剧中以多重形态出现，寄托了亲人间的深情与牺牲，成为韧性生长的重要表征。首先，黄鱼象征母爱的觉醒与保护。爱纯在叔叔家因食物分配不公未能吃到黄鱼，这一细节触发了母亲光礼的情感共鸣。光礼提着许多黄鱼闯入叔叔家，摔在餐桌上，发出怒斥“接着！该死的黄鱼！你不是省黄鱼吗？你是要靠黄鱼发财吗？孩子奶奶，她也是老吴家的孩子，长得那么像她爸爸！别那样对她，别那样……”黄鱼在此不仅体现母女间的情感联结，

更彰显了光礼以勇气对抗不公的善良本性。其次，鲍鱼承载了无私的奉献，光礼作为海女靠捕捞鲍鱼谋生，却舍不得自己享用。在预感生命将尽时，她为爱纯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鲍鱼餐。爱纯感叹说：“卖掉一个就值 100 韩元”，光礼却回应：“给你吃，它就值 1000 韩元。”此情此景不仅流露出母亲对女儿的深情，更在苦难中凸显亲情的坚韧与温暖。最后，鱿鱼象征记忆的延续与父爱的执着。宽植牢记女儿金明对鱿鱼的喜爱，出海时总想着多捕捞鱿鱼。多年后在首尔，他仍将碗中的鱿鱼夹给金明，并以鱿鱼汤作为创业饭店的首道菜。从黄鱼到鲍鱼再到鱿鱼，鱼超越了物质属性，成为代际间爱与记忆的传递媒介，映射出善良与勇气在亲情中的交融。

渔船在剧中象征着生活的重塑与家族的延续，体现出韧性生长的实践维度。爱纯与宽植因家庭压力选择独立谋生，却因缺乏渔船而无助。关键时刻，爱纯的奶奶拿出全部积蓄为其购买了渔船，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孙女的信任与支持，更是对家族血脉的延续与爱的传承。这艘名为“金银铜号”的渔船成为爱纯一家幸福的起点，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与勇气。第五集中，一家人在渔船上共赏夜景的镜头画面尤为动人：在漫天的繁星照耀之下，金银铜号渔船飘在海中央，船上的灯光一闪一闪，一家人依偎在一起美好而温暖，标题“仲夏夜的满载而归”精准概括了这一幸福瞬间。正如《电影符号学教程》所言：“有些物像符号的意义指涉基于视觉美感和诗性想象的结合”^{[6]63}。渔船与夜空的结合不仅营造了视觉美感，更通过诗意图象深化了亲情与韧性生长的内涵，使观众沉浸于纯净而深刻的情感体验。

（二）掀桌：女性抗争的成长

《苦尽甘来》通过多代女性的生命叙事，深刻揭示了女性在历史变迁中隐秘而坚韧的情感联结，以及她们在爱与被爱的交织中实现自我超越的历程。这种代际间的“托举”不仅体现为亲情的情感支撑，更展现了女性从被压迫到追求自我独立的韧性生长过程。

1. 光礼：潜入深海的隐忍与抗争

作为第一代海女，全光礼的生命轨迹浓缩了济州岛女性在性别与阶级双重压迫下的生存困境。她以海女身份潜入深海，凭借坚韧意志谋生，不仅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更为女儿吴爱纯铺垫了未来的可能。剧中，光礼身患肺病却依然坚持下海，临

终前留下“生为牛都比在济州岛当女人强”的呐喊。这一声控诉不仅揭示了对性别不公的清醒认知,也通过自我牺牲将希望托举至下一代。光礼的善良体现在对女儿无私的奉献,而她的勇气则在隐忍与抗争的交织中得以彰显,为“韧性生长”奠定了情感与实践基础。

2. 爱纯:掀桌的觉醒与保护

第二代女性吴爱纯承接了母亲的生存智慧,并在社会与家庭的双重桎梏中展现了叛逆与抗争的成长。她以文学才华和对诗意生活的追求对抗贫困与压迫,却在婚姻中遭遇传统观念的规训。婆婆通过红豆砸身、跪拜求子等仪式化暴力,试图将爱纯框定于生育工具的角色。终于,爱纯的觉醒集中体现在对女儿金明命运的保护上,婆婆不断限制女儿金明的行动,甚至也不让骑三轮车。于是爱纯告诉宽植,“我要让她做想做的一切,拥有她想要的一切。我不想让她做收拾桌子的人,而是成为可以掀桌子的人”。宽植承诺“你可以掀翻或砸了桌子,动手之前先说‘预备,动手’,我来给你撑腰”。就这样,当婆家计划将金明培养为海女以延续家族生计时,爱纯毅然掀翻祭祀台桌,怒斥道:“她是我的女儿,不是用来养家糊口的人。”这一“掀桌”举动不仅是对外在压迫的直接反抗,更是对母爱与自我价值的双重肯定。爱纯的善良流露于对女儿的庇护,而她的勇气则通过掀桌这一符号化行动,完成了从隐忍到突破的转变。

3. 金明:独立选择的继承与超越

第三代女性金明在继承母亲坚韧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迈向自我认同与命运重塑。当未来婆婆质疑她的出身与能力时,金明以清晰的反驳捍卫自身尊严,要求在职业发展和家庭分工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对待。这一“语言上的掀桌”象征着对父权制与传统压迫的坚决挑战。与祖母的深海抗争和母亲的物理掀桌不同,金明的反抗依托于现代教育与自我意识,体现了对家族韧性精神的升华。金明的选择不仅是个体命运的重塑,更是对女性集体突围的象征性延续。

“掀桌”作为剧中的核心符号,超越了单一的物理行动,成为女性抗争与成长的多维表征。从全光礼“潜入深海”的隐喻性反抗,到爱纯“掀翻桌子”的直接爆发,再到金明“独立选择”的理性对抗,三代女性以不同形式诠释了“掀桌”的内涵。这种符号叙事不仅反映了女性从被动承受向主动争取的转变,也通过代际传递深化了韧性生长的主题。在

《苦尽甘来》中,“掀桌”被编码为反抗与觉醒的象征,观众则通过情感共鸣解码其深层意蕴,感受到女性在苦难中绽放的生命力。

(三)诗:自我超越的完成

《苦尽甘来》中的诗歌不仅是主人公爱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成为剧集的核心符号,承载了女性在时代压迫下自我超越与生命韧性的深刻表达。诗歌作为一种内视化的艺术形式,不仅揭示了爱纯从少女到中年的成长历程,还通过情感的层次递进与符号的隐喻转化,构建了剧集的诗意空间与情感深度。

剧集开篇通过一段隐含深层悲伤的情节,展现了爱纯的内心挣扎。当其他老人轻松写出朴实的小诗时,爱纯却迟迟未能动笔。最终,她拿起油画棒,在纸上涂抹蓝色线条,这一动作象征着她对大海的深切记忆与对诗意生活的无奈告别。爱纯曾梦想成为一名诗人,然而她的生命却逐渐失去了诗意,回望过去,只有无言的大海和那片沉默的故乡。晚年的爱纯,虽然重新获得了写诗的自由,但内心的沉重使得她无法再言说那些心底深藏已久的话。这些象征性的转化通过镜头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她与母亲的互动中。导演通过大远景镜头展现了灯光微弱、月光照亮前路的场景,传递了母亲作为爱纯生命中明灯的隐喻。在那样的艰难岁月中,母亲一直以无声的支持照亮着爱纯的前行之路。母亲从未让女儿放弃梦想,始终坚信教育与自由是改变命运的关键,这种母爱的传递与延续为剧集增添了深刻的情感层次。

爱纯在不同生命阶段创作的诗歌,串联起她从童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映射出女性在社会压迫下的成长与自我认同。《笨鲍鱼》创作于童年,以稚嫩笔触描绘母亲为生计采鲍鱼的辛劳,流露出爱纯对母爱的感激与对生活艰辛的初步认知。

每天除了鲍鱼就是鲍鱼/暴风雨中的鲍鱼/比孩子还金贵的鲍鱼/我多希望看你早点出水/但我为什么看不见你的踪影/是因为没有鲍鱼吗/是因为搜寻鲍鱼憋气太久吗/又担心又害怕的女儿/只能怪笨鲍鱼让妈妈火冒三丈/她卖一只鲍鱼能赚 100 韩元/我真想付钱买下她的一天/背痛的妈妈/咳嗽的妈妈/每天有 100 韩元我就能让她休息了

《济州》写于青年,此时母亲已逝,爱纯以济州岛的自然意象岩石隐喻母亲的坚韧,象征爱纯对母

亲精神的继承与内化。

千万道巨浪拍打/千万阵强风践踏/
但是有颗岩石依然屹立/任凭风吹雨打
从未风化/长存在我的心中/就是我的母
亲

《秋日微风》创作于中年,抒发了爱纯对青春逝去与内心情感安抚的感悟。

春日的微风依旧呼啸/我轻触胸口/
安抚鼓动的心/月有盈亏/而少年心事长
明

这些诗歌如同情感的里程碑,记录了爱纯在苦难中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每一首诗不仅是个人经历的缩影,更通过情感递进揭示了女性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希望与力量。这些诗歌如同柑橘糖浆,将生活的苦涩转化为温暖的力量,成为全剧最动人的注脚。诗歌在剧中的贯穿与转化,不仅是爱纯情感的抒发,更象征着女性在时代压迫下对自我超越的追求。从《笨鲍鱼》的童真到《济州》的沉痛,再到《秋日微风》的深沉,爱纯的诗歌逐渐从对外在世界的描绘转向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情感升华。这种层次递进与符号转化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剧集的情感深度,也通过诗歌这一“可以共享的纯内视化的世界”^[8]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共享的情感空间,使剧集的诗意得以普遍呈现。《苦尽柑来》通过诗歌这一核心符号,揭示了女性在时代压迫下如何通过自我超越实现生命韧性的主题,爱纯的诗歌之旅,最终完成了对“自我超越”的艺术表达与深刻反思。

三、情感符号:存在与幸福的纽带

在《情感的符号现象学》中,谭光辉教授指出,“情感之于人不可或缺,是因为情感参与了一切意义建构行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更是意义的动物。没有情感,意义没有发生的可能,也没有发生的必要。”^{[9]391}《苦尽柑来》通过情感符号的构建,尤其是悲感、爱与恩感,深刻诠释了这一观念。这些情感不仅是叙事的核心驱动力,更是联结个体存在感与幸福感的重要纽带。

(一) 悲感:面对困境的修复与反思

谭光辉教授“以存在感为基础,将情感主体和客体分别分为“在”和“做”两种模态,将连接方式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模态,获得喜、悲、欲、惧、爱、恶、恩、怨八种基本情感。”^{[9]3} 在《苦尽柑来》中,悲感因其与苦难叙事的紧密关联而尤为突出,成为情感符号的核心要素。

尼采宣称悲剧是“生命的最高艺术”^{[10]78},这一观点在《苦尽柑来》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剧中,苦难不仅是情节发展的推动力,更是情感转化与符号构建的关键载体。人物通过经历苦难,将悲感转化为内在力量,展现出在重重困境中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他人的关怀。这种苦难叙事构成了剧集的表层魅力——即通过苦难经验与情感体验,传递个人奋斗与生命韧性的崇高感;而其深层则揭示了生命美学的基本特征,即在痛苦中寻找意义与希望的可能性。剧名的原始韩文标题源于济州岛方言,直译为“辛苦了”。在制作过程中,Netflix 将其英文标题改为“When Life Gives You Tangerines”,中文标题“苦尽柑来”亦由此演绎而来。这一标题不仅是对剧情的隐喻,更凝练了其情感核心:苦难虽令人不堪承受,但它终将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甜蜜与希望。这种从苦难到救赎的情感逻辑,不仅体现了坚韧与乐观的道德哲学,也构成了剧集叙事的内在结构。

以剧中人物爱纯和宽植为例,他们成年后最深刻的悲感发生在失去儿子铜明之时。失去至亲的悲伤刻骨铭心,正如剧中台词所述:“大海带走她的父母,现在又带走她的儿子,她还要向大海讨生活,你能想象她的心情。”悲感使人陷入目光呆滞、行动迟缓的状态,甚至丧失对生活的热情与希望。然而,这种情感并非单纯的消极体验,而是一种自我修复机制。当精神无法即刻接受现实的冲击时,个体通过减少身体活动、暂时封闭情感来缓解痛苦。镜头中,爱纯蜷缩于房间一角,紧闭的双眼泪流不止,旁白沉重地诉说:“一个失去亲生骨肉的母亲流的泪水多过海水。”时间仿佛凝滞,她的脑海中反复闪现母亲的叮嘱:“要是哪天你觉得日子辛苦到撑不下去了,不要躺着不动,起来跟人生拼到底。”几日后,爱纯缓缓起身,这一过程印证了谭光辉教授的观点:“悲感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人对存在可能的判断。悲感起源于叙述痛感,是一种存在感被否定的感觉。”^{[9]142}

悲感的功能并未止于此,随着身体状态的恢复,经历悲感的人们开始反思生命的意义。弗朗索瓦·勒洛尔(Francois Lelord)等人认为,“悲伤具有多重作用:它教导个体规避类似的触发情境,促使个体暂停行动并审视自身过错,同时吸引他人的关注以激发同情。”^{[11]177-180} 在剧中,爱纯和宽植的另两个孩子金明与银明深受内疚困扰。金明认为自己骑自行车外出导致母亲寻找,间接使铜明离家;

银明则责怪自己跑出去才连累弟弟跟随。孩子们的愧疚唤醒了爱纯和宽植,他们意识到尽管失去了铜明,眼前仍有需要关怀的子女,不能因悲痛而放弃生活的希望。三天后,宽植重拾渔网出海捕鱼,这一行为不仅象征着生活的延续,也呼应了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洞见:“悲伤是强有力的通知,让我们保护和珍视所爱的人。”^{[12]427}

通过悲感的修复与反思,《苦尽柑来》展现了情感符号在个体意义建构中的深层作用。悲感不仅是苦难的产物,更是通向存在感与幸福感的桥梁。它促使人物在痛苦中重塑自我,最终以坚韧的姿态迎接生活的下一阶段。

(二) 爱与恩感:生命中的救赎与治愈

《苦尽柑来》在豆瓣平台上的剧情简介为:“该剧讲述叛逆勇敢的爱纯与坚定不移的宽植在济州岛花开花落四季中的动人故事。”这一故事以“爱”作为情感核心,串联起人物之间的关系纽带。千百年来,关于“爱”之本质的探究从未止步。谭光辉教授提出:“爱是对他者的存在进行肯定的情感类型,其叙述模态是‘肯定他者在’。”^{[9]185}这一理论在《苦尽柑来》中得到了深刻的诠释与印证。

剧中,梁宽植这一角色颠覆了传统韩剧中“救世主”式的男性刻画。他并非以理想化的白马王子形象出现,而是作为爱纯的战友,以坚定不移的陪伴支持她的存在。在情感叙事中,宽植并未依赖浪漫幻想来“拯救”爱纯,而是与她并肩面对生活的艰难与沉默,共同承受苦难、应对困境。剧中对宽植的细节刻画——如少年时笨拙地送鱼、中年时为生计断指、暮年时揉膝解乏——将爱情从虚幻拉回现实,展现了其在平凡岁月中的坚韧与真诚。宽植的承诺“你掀桌,我善后”不仅深刻解构了传统父权结构,更揭示了爱情的本质:它超越单向的救赎,而是一种双向的肯定与责任共担。这一“双向救赎”的爱情观在剧中台词中得到鲜明体现:“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一起望向同一个方向。”相较于传统爱情叙事中强调个体牺牲或浪漫化的单向付出,这一观点突出剧中人物在苦难中相互扶持、共同奋斗的核心理念,展现出新颖的情感哲学视角。除男女之间的爱情外,剧中父母对子女的无私之爱同样构成情感叙事的亮点。无论是光礼对爱纯的深情,还是宽植与爱纯对金明、银明、铜明的关怀,皆令人动容。与许多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付出常伴随着高压教育和功利期待不同,《苦尽柑来》中的亲情以温情与无条件的支持为基调。父母给予孩子极高

的容错空间与鼓励,始终作为坚实的后盾。这种爱不仅治愈了剧中人物内心的创伤,也为观众带来了深刻的情感共鸣。“爱是社会性基因用以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凝聚力的情感形式。”^{[13]55}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通过个体间的情感联结获得持续的生命力量,滋养人的一生。

除了“爱”,剧中“恩感”作为另一种情感符号,同样在救赎与治愈中扮演重要角色。谭光辉教授指出:“爱与恩的区别在于,爱是对对象存在的肯定,而恩是对对象行动的肯定。”^{[9]186}在《苦尽柑来》中,恩感通过具体情节展现了人与人之间基于善行的情感联结及其治愈功能。首先,恩感体现在海女群体之中。海女们秉持“同生共死,一个人活不下去”的互助精神。翰林婆婆作为传授她们潜水技艺的恩人,如今身患重病,海女们主动从捕捞成果中分出一部分接济她,以行动回报其恩情。其次,爱纯一家与房东夫妇展现了另一种恩感。夫妇年事已高、表面严肃,却心地善良,多次在二人拖欠房租时给予宽容,并常送猪肉、蔬菜等物资。爱纯偶然发现自家米缸几近见底后,次日却又有薄薄一层,后得知是房东婆婆所为。这份默默的恩情,爱纯与宽植铭记于心。最后,陌生人之间的恩感进一步丰富了这一主题。宽植曾在捕鱼时救下一位因舆论压力意图轻生的女明星,并在救护车到来时为其挡住了面容,避免了更多困扰。多年后,女明星为宽植创业的饭店代言,以此回报当年的善举。剧中台词“回报不是凭运气,是他的善心换来的”点明了恩感的因果逻辑。

恩感的生成过程正如谭光辉教授所述:“因为他者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对己有利,所以情感主体对之进行肯定性的叙述,进而生成肯定性的情感。”^{[9]216}在《苦尽柑来》中,爱与恩感共同构筑了生命中的救赎与治愈力量。爱通过对存在的确认为人物提供了情感依托,而恩感则通过对行动的肯定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感恩。这种双重情感机制不仅帮助剧中人物在苦难中寻获希望与温暖,也为观众提供了深刻的情感共鸣与反思空间。

四、结语

在《苦尽柑来》温情落幕之际,爱纯与宽植漫步于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田,镜头缓缓拉升渐行渐远,屏幕上浮现出几行文字:“致那些时光,那些曾如此青春和稚嫩的时光,我们表示歉意、感谢,也深表尊重,苦尽柑来。”这部仅有十六集的影视剧到此结束,为观众留下了无尽的回味与深沉的怀念。然

而,《苦尽甘来》的意义远不止情感共鸣,它通过对苦难叙事的精妙编织、韧性成长的细腻刻画以及情感符号的逐层分解,不仅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了济州岛的历史伤痕,更提供了一场关于个体精神与集体韧性的深刻洞察。尤为重要的是,该剧提醒我们在人工智能迅猛推进的当代,人类情感作为无法被技术复制的独特领域,应成为人文学科的核心议题。这一呼吁不仅凸显了情感在人类经验中的不可替代性,更为人文研究在科技时代中的定位提供了视角。

[参考文献]

- [1] 王维超.电视剧艺术中的符号[J].现代传播,1987(02):82-90.
[2] 刘俐莉.苦难叙事与20世纪中国文学[J].广西社会科学,2005(7):117-119.

- [3] 许慎撰.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 老舍.骆驼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王聪聪.影视镜头语言表现人物内心意绪的方式研究[D].扬州大学,2015.
[6] 马睿,吴迎君.电影符号学教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7]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8]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J].文学评论,2003(05):30-39.
[9] 谭光辉.情感的符号现象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0] 尼采.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M].孙周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5.
[11] 弗朗索瓦·勒洛尔,克里斯托夫·安德烈.我们与生俱来的七情[M].王资译.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
[12] 史蒂芬·平克.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M].郝耀伟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13] 于洋.Y形结构:人性的先天与后天[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Bitterness Ends, Sweetness Begins: When I Meet You —Symbolic Narration of Suffering, Resilience, and Emotion

MA Dong-r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Bitterness Ends, Sweetness Begins: When I Meet You” is a movie and television work with great emotional tension, which shows the characters’ resilienc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midst of suffering and hardship through symbolic narratives. The drama uses symbols such as the sea and the sea maidens, storms and the candy to construct a profound narrative of suffering, reveal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Meanwhile, symbols such as fish and fishing boats, table lifting and poems show the resilience and vitality of individuals in adversity, demonstrating the interweaving of kindness and courage. In addition, emotional symbols such as the sense of sadness, love and grace reflect humanity’s pursuit of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and happiness. In short, the symbols in the play carry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human nature, destiny and emotion.

Keywords: suffering; suffering Narrative; resilient growth; emotional symbols